

# 书房

□ 武进工贸公司离退休机冶党支部 贺兆东

我早就想要一个心灵的栖息地——书房。

在告老还乡的花甲之年,子女虽已成家但创业艰难,第三代才牙牙学语,高堂年迈需要护理,对家庭的支持和照料便成为当时生活的主旋律。

时至古稀之年,下一代事业初成,再下一代均入高校深造,自己的社交活动减少,空余时间增加,对于书房的需求慢慢呈现出来。

我在住宅中选了一间面积最大的作为书房,将一生中聚集的全部书籍、笔记、奖状、证书等进行分类、整理。在此

过程中,我重温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和奋斗的艰辛历程,真是百味杂陈。但也正是经过这些磨练,自己逐渐成熟。这个小小书房里记录着我漫长的心路历程和看不够的沿途风景,成了回味初心之地。

卸下一肩漂泊的我,更注重丰富精神世界,书房便又成为我武装头脑的宝地。在书房里,我可以品读纵横阡陌的历史,再探先贤之真知灼见。还可以将历史与现实相佐,去做探索真理的思考。

在老有所养、衣食无忧的

今天,我还可以在书房中做点什么呢?于是,我经常提笔将所思所想成文,参加比赛,完成约稿。不时录用刊载,偶有得奖。此外,我还参与了厂史编写、家谱修缮等文化活动。

兴趣是快乐生活的源泉,我的兴趣之一是书法。能在自己的书房里练笔,意趣双收。书法人称纸上太极,我在练习创作中注重脑体结合、松紧自然、虚实有度、意气相随,将内心境界、意向情感放至作品的气势神韵之中。练习书法对人的情绪有调节作用,所以在书房中练笔也成为我缓解压力、

强身养心、自我欣赏的良法。久而久之,我创作出了一批优秀的书法作品,并参加了省市区的多次展出。

在书房的阳台下,是老小区的一块绿地。出生在农村的我,更愿意亲近大自然,时常联想起少年时代的农耕生活。现在身境大变的,已与田园疏远,但仍心念山泽居,有意将这块地料理起来。经过十多年的努力,我在几十平方米的土地种上了四季花卉,如春季的海棠、夏季的紫薇、秋季的芙蓉、冬季的梅花。

深秋的一天,风和日丽,

在阳台小酌,见小园中芙蓉盛开,一时兴起作诗一首,曰:无山无水无桑麻,门前芙蓉独自华。斗室阳台向阳处,悠然之心独见花。

永忆江湖归白发,静读经典度空闲。现在的我有阳光,有喜欢的书,有知足常乐的心态,守着书房的宁静,把世俗过得浪漫,除掉眼前的苟且和忙碌,享受诗和远方。



## 书架上的神明

□ 王祖欣

在我的书房内,靠南墙是一排三层书架,里面都是我这些年积累的一些书。其中一些书已购置很久,作者也已千古,还有的是文友们根据自己的经历出的书,更多的是我退休后从报刊上收集的,如《换肝记》《乡贤记忆》《江南归闻录》《陈忠实传》等文,同时我还收集了像《桑榆之星》等比赛征文。我常常站在书架前,笑称这是“举头三尺有神明”。我想,作者的道义、精神,会通过书这种特殊的载体传承不朽。

古今载籍,浩如烟海,我们穷其一生也不过读得沧海一粟。但“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”,选择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好书,一头扎进去游历探索,就十分受用了。

早在盛唐,民间就流传着“劝君惜取少年时”这样的诗句,皆因为“功名尽在长安道”,可知读书和成名一样,都是要趁早的。但我与大多数人一样,少年时期总是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,那时候的我醉心在《红楼梦》《牡丹亭》这样的“春恨秋悲皆自惹”“良辰美景奈何天”里,感时伤怀,似乎花季少年总是多雨多愁,这些书陪我走过了稚嫩又光鲜的少年时光。

温故而知新,时隔五六十再读,我对这些书有了新的见解。红学原来如此

博大精深,俞平伯、胡适、周汝昌等大师的研究让我重新认识了这本少年时似懂非懂的书。重温《牡丹亭》,又让我爱上了戏曲这独树一帜的文艺形式,进而了解了才情超拔、溘然早逝的研究者王国维,而这又是另一番故事了。这验证了书与书之间总是脉络相通的,真是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”。

踏入社会才知道生活和工作,甚至在家养老都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轻松,特别像我这种年老体弱的独居老人,基础疾病又多,烦恼随之而来。那么,如何熬过一天24小时呢?如何实践“人老精神不老”呢?

于是我在书架上寻找答案。在《悟真篇》首页写着“人无痴不可与交,以其无深情也”这样一句话,让我沉思许久。我深知一个人如果没有深爱的东西,对任何事都缺乏兴趣,必定眼中空无一物,无真情可言。由此可见,热爱是一个人专注和深情的体现。大千世界,万物纷繁,总有几样事物让你迷恋,若你沉醉其中,会觉得像一条快乐的鱼,畅快地游东游西。而热爱达到一定程度,就能变成嗜好,就能升华为一种境界。

我经历过人生最苦难的几年是2013年—2016年,从老伴生病住院到离开人世,那时候只要我放弃自己,任

由自己沉沦下去,就有可能在某一天见不到第二天的太阳。为了振作精神,我在书架上的《百味人生》《读写快乐》等专辑中寻找有关文章(上述这些专辑,是我收集报刊文章后一本一本张贴而成),细细品味默默疗伤。我拼命地读,让自己沉入文字之中,忘却痛苦,只留下精力安心地做好护理工作。老伴离开我后,更多困难接踵袭来,那时的我,由于报刊读多了,佳文收藏多了,便跃跃欲试,展纸提笔。后来,只要有素材,我便咀嚼其中滋味,反复推敲,不断修改,成文后发给媒体。经编辑精心修改,退休至今已有143篇文章被地方、行业报刊发表,更让我兴奋的是有5次获得地方、行业报刊征文奖。

现在我深深地领悟到:读写快乐,枚举不尽。文字的世界博大浩瀚,书中自有无数智慧的心灵,是它们教会我如何面对生活。它们陪着我感受四季变化,深刻体会人间的酸甜苦辣,驱走了烦恼与寂寞,扫荡了空虚与冷清,化解了不适与纠结,抚平了忧伤与辛酸,帮我驱散了暮气、增加了朝气,使我这位孤独老人一路走来幸福安康。

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。书架上的神明,将一直指引着我、丰富着我,让我幸福、快乐地度过晚年。

# 18.77元

□ 顾冰

1979年2月初,父亲收到一封信。信封上的寄出地址是我弟弟的部队,但没有署名。

父亲拆开信封,奇怪!里面没有信纸,只有18.77元钱。这18.77元,面额分别是:2张5元,5张1元,4张5角,12张1角,6个5分硬币,8个2分硬币,11个1分硬币。

父亲顿时懵了,这是咋回事呢?父亲随即去信询问。几天后,连队党支部来信,说我弟弟光荣赴滇参加自卫反击战了。上次的信,是我弟弟离开军营时,将身上所有的钱交给了一个战友。此后,这个战友又将钱寄给了我父亲。

我父亲1977年退休,按照上海政策,可以有一个子女接替岗位,但因弟弟刚入伍一年,父亲只得续聘上班。后来,弟弟决定退伍,去上海

接岗上班,怎么突然去参战了呢?

回信的信封里还有一张信纸,父亲来不及细想,捧起看罢,不禁老泪纵横。

信上说:顾伯伯,班长为了争取上战场,写了血书,表示“愿做南疆魂”。此去,他做好了牺牲的准备。临行前,他将身上全部的钱18.77元交给我,说他万一回不来,让我用这钱,买一瓶常州出产的兰陵白酒,放在他坟上。如果班长真长眠于疆场,我一定会为他买酒的,但不能用他的钱,而应该用我的钱。现在,我也被批准,即将启程,奔赴前线,所以,我将班长留下的钱寄给您。

此事已经过去40余年,我至今记忆犹新。18.77元虽然称不上巨款,但其中包含的战士们为国争光、无私奉献的精神足以永远被传承发扬。

翰墨飘香

施菊兴

《翰墨飘香》 施菊兴